

春晚红黑榜之“黑榜”

细说春晚“八宗罪”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作为二十多年来最受关注的综艺晚会,春晚也引来口水无数。春晚诸多被人诟病的地方,历来是广受关注的话题。总结起来,便是央视春晚的“八宗罪”。

一宗罪:植入广告遭骂

在兔年春晚筹备之时,央视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兔年春晚绝对不会植入广告。”这句话的背景,是2010年央视春晚植入性广告引起了广泛争议。作为一台影响广泛的节目,春晚自然受到广告商的青睐,近几年的春晚都有植入性广告的痕迹,2010年春晚植入性广告更是多得惊人,赵本山、刘谦、蔡明等人的作品里都被怀疑有植入性广告。生硬的广告植入引发了观众的反感。

有批评意见说,作为一台娱乐节目,春晚植入广告无可厚非,但植入得要巧妙,小品主

人公提着一瓶名酒上台显得生硬,而魔术节目中给某果汁大特写更是无法让人接受。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有代表、委员表示,作为中国人除夕夜的文化盛事,央视春晚应具有公益性质,尽量减少植入性广告。“春晚广告植入失败!”作为央视春晚的“老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央视“名嘴”崔永元批评起春晚来毫不留情。

二宗罪:假唱广遭诟病

历届春节联欢晚会虽然都是实况直播(有延时,部分节目为录像播出),但以前仅有1985年、1994年、1999年的大部分歌曲,以及1995年、1996年、2002年、2005年几届晚会的部分歌曲节目是现场真实演唱的,此外的歌曲节目都是预先录音现场对口型的假唱。

之前张学友获邀出席春晚,但被其断然拒绝,据说就是因为张学友拒绝以假唱的方法演唱。1999年,刚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的梅艳芳受邀参加

春晚演出,梅艳芳坚持真唱,然而直播现场耳麦出现问题,导致梅艳芳完全凭借感觉演出,结果效果不佳而遭到外界非议,成为其败走春晚的一桩冤案。从2009年春晚开始,导演组就宣布真唱,但在2010年春晚又出现了明星假唱嫌疑。

三宗罪:熟面孔年见

2011年的春晚目前正在紧张彩排,之前传言黄宏和冯巩的节目在审查时被拿掉,不过黄宏和冯巩日前参加了春晚的带妆彩排,表明这两个春晚常客参加2011年春晚已经确定无疑。除了黄宏和冯巩,入选2011年春晚的熟面孔还有赵本山、蔡明、姜昆等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差不多已经与春晚相伴20年。歌舞类演

员,张也、阎维文都是春晚常客。主持人队伍里,朱军、周涛、董卿等都是多年不变的老面孔。今年确定不能参加春晚的老面孔只有潘长江和郭达。年年都以老面孔唱主角,显示出春晚创新不足。

四宗罪:歌舞节目成鸡肋

春晚能被大家记住的大多数是语言类节目,歌舞节目在春晚的尴尬局面已经不言而喻。这些年来,除了《千手观音》、《老来俏》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舞蹈节目外,已很难让人找出印象深刻的舞蹈节目了,舞蹈在春晚基本上已经沦落成烘托晚会气氛的道具和歌手演唱的背景了,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和早年春晚推出新歌不同的

是,如今的春晚“推”歌乏力。其实这些年春晚一直在力推歌舞新人,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因为春晚歌舞多是“过大年”、“春晖情”之类的应景模式,无法发挥歌舞类节目的独特生命和艺术个性,只好成为春晚的“鸡肋”。



五宗罪:主持人板,托儿多

相比于其他节目,春晚主持人的语言有时缺乏生动活泼,过于机械单调,比如一句话要由两个主持人分说上半句和下半句,而且都是事先背好的台词,临场一变容易出问题。春晚主持人曾出现过“黑色三分钟”——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倒计时之前,主持人

串词接连发生口误,抢词、忘词等不断出现。

近年在春晚部分相声、小品节目表演时,收看电视直播的观众经常能听到现场观众席大声叫好、起哄的声音。尤其在有些不一定很好笑的笑料上,这些托儿带有喧宾夺主性质的大声叫好,有时可能会起反作用,使部分电视观众认为春晚的节目质量不佳。

六宗罪:节目选拔压力大

同样是因为广受关注,春晚的节目审查出奇地严格,要经过五次审查和多次彩排,弄得演员很疲惫。赵本山多次透露因压力过大不想参加春晚的想法,但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全国观众都关注”,所以不得不继续参加为观众奉献笑声,但在春晚的后台,记者们发现赵本山压力过大累得咳血,他每次春晚都得生场病。

今年确定不参加春晚的宋丹丹,之前传出将参加上海东方卫视春晚的录制,据透露,宋丹丹对参加海派春晚很感兴趣,“不用三审五审地折腾,因为不是直播,大年夜还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我看挺好的。”参加过多届春晚的宋丹丹也是被春晚的审查吓怕了,现在一提到春晚,宋丹丹就撂狠话,“我绝对不会去(央视春晚),除非他们拘留我,给我判刑。”

七宗罪:霸王条款引口水

因为影响力大,春晚也有针对演员的许多霸王条款。著名音乐人谷建芬此前就曾炮轰春晚的霸王条款,“凡是在春晚上演唱过的歌曲,(内地)版权就是春晚的了,以后不管是谁唱这首歌或是发行DVD,所有的收益都是央视的。”谷建芬说,她算强硬的,这两年还能拿到一首歌2000元,但大多数音乐人不得不签下央视的“霸王条约”。

春晚的霸王条款也曾引发官司。著名笑星陈佩斯、朱时茂已淡出春晚多年,不满春晚的“霸王条款”是其中一条重要原因。2001年初,央视擅自将陈佩斯、朱时茂的春晚小品交由其下属实体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发行,陈佩斯、朱时茂起诉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获得胜诉,得到三十多万元人民币的赔偿,但两位演员从此再也没有在春晚中亮相。

八宗罪:“保密级别”高

毫不夸张地说,春晚堪称“保密级别”最高的一台晚会。从审查到彩排都披着极其神秘的面纱,似乎春晚过程越神秘,晚会就会越精彩。不过,最后的结局往往并不像导演组想的那样,年年努力年年挨骂,成了春晚导演组走不出的尴尬。

每年离春晚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各地娱记就

潜伏在央视,为读者奉献除夕夜春晚的“剧透”。但春晚导演组和春晚语言类节目作者似乎对这种“剧透”非常害怕,认为“剧透”会让小品的“包袱”失去新鲜感,直播时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所以春晚记者如防贼。

春晚提高“保密级别”,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表现,况且对春晚的报道,让读者和观众更加关注春晚,春晚刻意保密,实无必要。